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文库

•迟方佳作选•

主编 时永烈
副主编 李利

海燕出版社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文库

迟方佳作选

主 编 叶永烈 副主编 李 利

海燕出版社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文库

迟方佳作选

主 编 叶永烈

副主编 李 利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136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7-5350-1747-9/I·492

定 价：7.70 元



迟方，一九四五年生于哈尔滨，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科幻小说作品有《编一段最美的梦》、《外星人来犯》、《柳暗花明又一“鸡”》等。作品曾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等多项奖励。

责任编辑：柳晓敏

美术编辑：彭宏宇

封面设计：“M”设计工作室

科幻小说的主人公

迟 方

十岁时，我第一次以“没头脑”的身份充当了科幻小说的主人公。故事说的是一位父亲为不爱动脑筋的儿子装了一台与大脑联网的电脑。故事中的人—机联网虽不甚成功，还闹了些笑话，但由于父母工作性质的缘故，家中大量的科普、科幻书籍倒确实与我联了网，为我打下了点儿亦科亦文的基础。

与当时的许多孩子一样，动手制作也曾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钉板凳，配钥匙，装矿石收音机、幻灯机、照相机，制作船模、航模，乃至烧陶、造纸我都曾有所染指。现在想来，当时的水平虽然有限，但毕竟提高了化理想为现实的动手能力，为日后学工科埋下伏笔。

高中时恰逢文理分科，我竟被学校错划入文科班，虽再三告白本人对从文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更无天资，但却申告无果。文科班期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提

倡“劳逸结合”，提倡待着不动，于是倒也又读了些杂书。后来，终于跳槽学了工科。

七十年代末，在少儿科普编辑同志的鼓励之下，我开始写科幻。我的第一篇作品，是发表在《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的《猎潜记》，说的是一群中学生用亲手制作的潜艇模型发现了地下暗河，为故乡解决了用水问题。这故事实在就是我小时爱好模型制作的延伸，写作时我是把自己当做故事中的一员来写的，并且也希望小读者也乐于把自己作为故事中的一员。这篇稿子后来获得了《我们爱科学》一等奖和天津科普新长征奖。

初出茅庐便受到鼓励，自然便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此后便陆续有稿子被发表。

我是希望我的科幻作品在“好看”的前提下容纳一些科学知识的。曾有人批评过科学文艺作品中的“知识硬块”现象，我以为，产生知识硬块的原因之一是作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知识领域了解有限，或者自己没有吃透，所以便无法将知识内容融入故事中去；再有就是作者采用了偷懒的“参观、学习”式的故事形式，由“老博士”来给进了大观园的大、小刘姥姥们做填鸭式的说教。而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和科幻背道而驰的。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涉足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和环境保护等技术领域，于是，写这些方面的科幻小说自



然也就感到轻松、自如。实际上，我的获得好评的一些作品，大都是写这些专业范围内的事。

还有一个所谓“近期科幻”与“远期科幻”的问题。我并不以为“远期科幻”准就比“近期科幻”更高级些，相反地，有时“近期科幻”可能比“远期科幻”更难写些，正是“画鬼容易画人难”。我曾尝试写过“近得不能再近”的科幻故事，比如发表于《儿童时代》杂志、获得“儿童科幻优秀奖”的《泡泡瓶》，说的是可降解塑料；另一篇发表于《中国少年报》的《魔豆钻天》，说的是记忆合金。这两项技术都是已成为现实的新技术，但是，由新技术引发出来的故事则有幻想性。由于讲的是也许明天、也许下个月就真的会在你身边发生的事儿，因为离得近，便也能够产生足够大的吸引力。

相反地，有些“远期科幻”的科幻构思使人感到单薄、苍白、弱不禁风，甚至是“戏不够，科幻凑”，使读者误以为科幻似乎是可以随意被呼来唤去的小巴狗。

科学幻想小说当然应当是小说。有时，限于报刊篇幅，难以写成小说时，我宁可将稿子称之为“科幻故事”。条件允许时，我总希望将稿子写得像小说一些。比较成功的一篇稿子是获得“全国科幻小说星座奖”的《编一段最美的梦》，稿子在《少年科学》杂志上发表后，曾被该刊读者推举为最爱读的作品。黄伊在评论文章



中说：“这个幻想不只很有趣，而且还很合乎儿童的心理和儿童的情趣。小说里的几个主人公，作者根据他们不同的出身和经历、个性和爱好，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这是很不容易的。从这篇小说，足以看到迟方功力之深……从中也可看出作者对电脑编制程序、联网等等的熟知。”

说“功力之深”实是受之有愧。不过，回想起来，如果说有些成功经验的话，大体便是文中谈到的这些了。



目 录

琼岛仙踪	1
编一段最美的梦	15
火凤凰	40
腊月里来了避暑人	64
采一朵洁净的云	77
屎壳郎司令	84
卜	91
泡泡瓶	105
以毒攻毒	110
不讲卫生的医学博士	115
机下蛋,鸡生	122
柳暗花明又一“鸡”	145
“火星兵团”绑匪案	172
附:迟方主要科幻作品目录	260

琼 岛 仙 踪

这事可真够邪乎的，我当了三年《蓬莱之星》报的记者，从来也没有在冬天见过那么多的游客！

我打了几个热线电话，了解到原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叫做魔幻之光的旅游公司，不知用了什么绝招，竟然在寒风刺骨的一月份，组织了四百三十人来蓬莱定点旅游，已经包下长风、八仙和琼岛三家旅店。

闻风而动。五分钟后，我便来到长风旅店。三家旅店中，长风略大些，而且已经洋洋得意地挂出了“客满”的大牌子。

门厅里，一位头戴大皮帽，身穿羽绒服，足蹬雪地靴的老先生正吃力地研究着一份游览指南。我凑上前去搭讪。

“您是参加旅游团来的？”我明知故问。

“是呀，”老先生客客气气地回答，老花镜后面一双



眯缝着眼睛仍然盯着手中的游览图，“我去年退休，在家待着实在闷得慌，总想找机会出来遛遛。这不，看见这家旅行社登的广告挺吸引人，”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递给我，“每人三百块钱，我们老两口给他们交了六百块钱，就把我们拉到这儿来啦！”

说话间，走廊里急匆匆地走过来一位穿得圆滚滚的胖老太太，她心急火燎地拉上老头就往外跑，“那张报纸您就留着看吧！”老先生扔下这么句话，走了。

我在服务台展平了那张旧报纸，原来是报上剪下来的一则广告：

蓬莱仙阁海市蜃楼奇景堪称天下一绝；魔幻之光旅游公司服务千载难逢！您只须交纳往返车费及十天的食宿费用三百元，便可前往蓬莱，亲眼目睹这光与影的奇观！

如果在预定的十日内未能看到海市之奇观，本公司将为各位游客免费提供食宿，直至看到海市蜃楼为止！

嘿！真是绝了。我在蓬莱待了三年多，还没见过海市呢！这魔幻之光旅游公司有什么魔法妖术，能保



证游客在十天内看到海市？

“喂，先生，请到这边来。”一声尖脆的呼叫，传入了我的耳膜。

我扭过身，只见大厅里一位衣着考究，化着淡妆的时髦小姐，正扯着尖嗓门，招呼张三，照顾李四，显然是位导游小姐。

我瞅准一个空当，凑上去递上一张名片。

“哇！是记者同志。幸会！幸会！”导游小姐冲我送过来一张训练有素的职业笑脸，“今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很自然，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他们公司何以见得十日之内定会出现海市。

“很简单，我们测出来的嘛！”她接过一位游客的旅游图，一边向他指点路线，一边回答我，“就像气象预报、海况预报、地震预报一样，有什么可奇怪的。”

服务台上响起了电话铃声。导游小姐向我道声：“对不起！”一溜小跑，接电话去了。

这当口儿，不少游客结帮搭伙地出了门，八成是去蓬莱阁了，我何不随他们去转转呢？万一今天碰上上海市，也算我有眼福。

蓬莱的“神仙海市”自古闻名天下，古人认为出现在天际的楼宇仙山是大蜃，也就是大蛤蜊吐气造成的，



所以叫海市蜃楼。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写道：“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楼、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

蓬莱虽得地利，能有海市发生，但实际上出现的时机很少，而且就是出现了，往往也转眼即逝，所以当地居民也大多没见过。

我随着人流向蓬莱阁走去，只见人们纷纷抢占有利地形，凭栏远望，我也赶紧挤进人堆凑热闹。

“海市在哪儿？”我旁边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问。

“快了，快了，别着急嘛！”她妈妈拿着个望远镜，四处瞭望着回答。

“什么快了，保险上当！”说话的显然是孩子的父亲，“去年陪你上峨眉山看宝光，结果怎么样？在金顶住了三天，冻得够呛……”

“今天能看到海市吗？”我故意问。

“嗐，那可就难说了。据说那玩艺儿多在春末夏初，雨过天晴的时候发生，这大冬天的谁敢保哇！”

“我说小伙子，”一位冻得直跺脚的老头插嘴说，“当年大诗人苏东坡在蓬莱阁等了五天也没看到海市，你刚来一天就着急啦？”

“甭着急，老哥，”接茬儿的看来是老头的伙伴，“甭说是一天，一百天看不着也没关系，反正魔幻之光旅游



公司养着咱们哪！”

听着人们七嘴八舌地发表高论固然有趣，可挡不住日渐西斜，天气越来越冷。我只得退下阵来，跑到蓬莱阁后面的避风亭躲避寒风。

避风亭里早已挤满了人。一位中学的退休老教师大概是久不上讲台嗓子痒痒，此时正在给一群肃然起敬的游人上物理课：

“当光线穿过密度不同的空气时，就会发生折射。夏季，白天很热。由于海水很能吸热，靠近海面的空气往往比较凉，密度大；上层的空气温度高，密度小。这样就形成了上下密度不同的空气层。如果这时候远处有一些亭台楼阁，你原来看不到它，可是由于它反射的光线经过折射传到你的视线范围内，你就能看到海市蜃楼了。”

“那冬天呢？”有人问。

“冬天？”老教师停了一下，“冬天就不好说喽！反正是当大气层中，每升高一米的高度，气温升高零点一一摄氏度时，就有这种可能。”

“照您这么讲，大概他们魔幻之光旅游公司和气象台有联系，预测出来会发生海市的吧？”一位工人模样的游客问，“我只请了十天假，就是他们公司养着我，我在这儿也待不住。”

“没准可以用人工的方法给空气加温，”说话的是一位退休的大提琴手，“每升高一米，加热零点一一摄氏度，这总比放原子弹容易多了。”音乐家这富于幻想的见解，引起了一阵笑声。

忽然，我在人堆里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高高的个儿，头上戴了顶鲜艳的花帽子，从背后看，挺精神，颇有点小伙子的风度。

她也凑在人堆里聊得挺欢，一阵哈哈大笑之后，她回过头来，我一怔：原来是她！她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那姑娘原来是长岛旅行社的杨姗姗。说起来，我们结识已经好几年了，我还曾经向她约过几篇小稿子，写得也还算马马虎虎。

“嗬，大记者。”她先是扯着尖嗓门招呼我，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你也来给他们捧场？”

“你不是也来了吗？我来给你们大家捧场。”我笑嘻嘻地回答。

“我？我是自己来的。”

“怎么，你不是带游客来的？”

“游客？大冬天的，你给我找游客去？告诉你吧，是经理派我来刺探军情的。对了，你了解这家魔幻之光旅游公司吗？”杨姗姗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特工”身



份，附在我耳边小声问。

“我是今天中午才听说有这么个公司的，消息还不如你灵呢。”我苦笑着说，“哎，你要了解到什么新消息，一定要和我通个气呀！”

“放心吧，大记者。这点交情咱还是有的。”她咧嘴一笑，告诉我她了解的一些情况：魔幻之光旅游公司只来了一个领队，是个女的，名叫高兰。她在长风开了个单间，可昨晚根本就没在旅馆住。“他们也太省心了！”杨姗姗愤愤不平地说道。

“谁像你们，轰羊似的赶着游客走来走去，还得兼当特务。”我打趣地说。话虽这么讲，不过说老实话，我还真佩服她那密探的才能。

这一天便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后来的几天，除了打喷嚏、流鼻涕的感冒患者日渐增加外，实在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新闻。

第八天、第九天，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可魔幻之光旅游公司的人始终没有再露面。

第十天，我一早就跑到蓬莱阁上。没说的，今天总会发生点什么事，要么是浪漫世界的神仙海市，要么是现实世界的游客造反。不知为什么，在这关键的一天，却没见到杨姗姗。

午饭过后，有人说魔幻之光旅游公司派来了汽车，